

經部

毛詩集解卷二十

宋　段昌武　撰

谷風之什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劉曰天子之於天下無他職也厚其人倫皇建厥極人君之所以夙夜也是故朋友道絶則琢磨之義不行琢磨之義不行則人不會其有極而歸其有極矣

於是君得以遂其不君臣得以遂其不臣父得以遂其不父子得以遂其不子兄得以遂其不兄弟得以遂其不弟夫得以遂其不夫婦得以遂其不婦皆由琢磨之義不行而習以成俗莫知以為耻也乃至人倫悖亂亡國喪身而不可救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絶非天子之職歟其曰剌之不亦宜哉呂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則莫非小人之交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丘勇反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

將樂音洛女轉棄予

毛曰興也　鄭曰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將且也　孔曰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也

毛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　鄭曰風而有雨則潤澤行　孔曰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為潤也　東萊曰朋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玩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義蓋可識也

丘曰在危難恐懼則相親愛曰維予與女謂與己厚也　孔曰纔得且安且樂汝便轉更棄我乎　毛

曰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鄭曰棄恩忘舊薄之甚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之豉反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毛曰頹風之焚輪者也孔曰釋文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迴風從下上曰猋猋必遙反鄭曰寘置也毛曰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孔曰頹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相率而成也東萊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所謂維風及頹此其一端也王曰風之

扇物則因其勢而相高朋友相汲引則德義相高鄭曰寘我於懷言至親己也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徂回反嵬五回反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於危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毛曰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孔曰長物之盛莫過夏時不能無小萎死者鄭曰喻朋友安能不時有小訟孔曰良朋成就之德雖大然無能使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朱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言其所被者廣然猶無不死

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友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

劉曰天地之功有所不足奈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乎　呂曰生物之恩及于崔嵬之山不知以為德一草一木偶然死絶則怨其恩之不足此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　鄭曰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音六莪五河反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余亮反

爾

朱曰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也如此　李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為母所棄不為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呼毛反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毛曰興也蓼蓼長大也莪蘿蒿也蒿菣也　歐陽曰

周人苦于勞役不得養其父母者見彼蓼蓼然長大者非莪即蒿皆草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養我者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也　東萊曰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也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李曰昔謂之為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莪美菜也蒿賤草也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　蘇曰猶采莪者

得蒿也於是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曹曰爾雅曰莪蘿注云蓋蒿之叢生者也又曰蒿菣去刄反注云今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蓋蒿之特生者也又曰蔚牡菣蓋蒿之無子者也莪本叢生蓼蓼然長茂猶民之父母俱存兄弟無故骨肉團聚之時甚可樂也今乃變而為特生之蒿故曰匪莪伊蒿猶之可也征役既久不得從其室家以有子息孑然無嗣尤所苦也故曰匪莪伊蔚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反

毛曰蔚牡菣去刄反也陸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角鋭而長一名馬新蒿　鄭曰瘁病也

缾蒲丁反之罄矣維罍音雷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毛曰缾小而罍大孔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罄盡也鮮寡也鄭曰恤憂靡無也　朱曰言缾資於罍而罍資缾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缾之罄矣乃罍之恥猶父

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王曰缾譬則民也罍譬則君也缾之罄則罍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　呂曰鮮猶窮獨之義曹曰以無怙恃故謂之鮮民言其薄德而寡祐也言窮獨而從役其生不如死也　孔曰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　劉曰出則銜無窮之恤　曾曰入則靡至無所歸役也曹曰孝子出必告反必面今出而無所告故銜恤上堂入室而不見故靡至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音撫我畜喜郁反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毛曰鞠養也　孔曰拊拊循也劉曰防其驚也則拊之　朱曰畜亦養也　鄭曰育覆育也孔曰謂其寒暑或身體嫗之覆近而愛育焉　顧旋視也孔曰謂去之而反顧也　復反覆也丘曰顧旋視復反覆不能暫捨也　腹懷抱也孔曰謂置之於懷抱　毛曰腹厚也　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

李曰拊我育我而下皆重復言生育之恩也　王曰出入腹我雖至於壯大尚然也　朱曰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父母之恩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王曰南山之氣烈烈 丘曰烈烈氣之寒 毛曰發發疾貌 鄭曰穀養也 蘇曰虐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聞飄風 歐陽曰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 鄭曰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 朱曰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為遭此害也哉 曹曰周民皆然而乃云民莫不穀者勞苦之民身受其害自以為夫人而不若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王曰南山之勢律律蓋崒子恤反 嵂音律之謂也 毛曰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陳曰弗弗動貌 鄭曰卒終也

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孔曰譚國在京師之東杜氏左傳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有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有捄音虯棘匕必履反周道如砥之履反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音眷言顧之潸所姦反焉出涕音體

毛白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孔曰禮之通例皆簋盛稻粱簋盛黍稷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孔曰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謂喪祭也吉禮用棘鼎實煮肉也煮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棘木赤心孔曰砥謂礪石言其平也禹貢曰礪砥砮音奴丹矢則言其直君子小人在位

與民庶也　毛曰睠反顧也潸涕下貌　蘇曰思先王之世諸侯富足其簋之飧饛然其鼎之匕捄然孔曰言有饛然滿者簋中黍稷之飧也有捄然長者棘木載肉之匕也　歐陽曰周道平直而賦役均曹曰什一而稅所謂平也損上益下所謂直也　李曰在位之君子則履而行之在下之小人則瞻而視之陳曰周道平直賦役均調而易供君子苟有所履行其國之小人視而從之故君子不勞小人易治　鄭曰此事在乎前世過而去矣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也

小東大東杼直呂反柚音逐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戶郎反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音救

蘇曰自周視諸侯皆東也曹曰是時周都於雍在西所取於諸侯之國皆為東矣後世有以關西為橫關東為從言東則所舉者廣矣孔曰杼持緯者也說文曰盛緯器董曰柚卷織者朱曰柚受經者也用梭以行緯用柚以卷織曹曰毛曰空盡也董曰糾糾疏貌鄭曰葛屨夏屨也曹曰凡屨冬皮而夏葛糾糾則弊而糾之又糾其寠甚矣朱曰佻輕薄不耐勞苦之貌毛曰行即道也周行周之道路朱曰周行大路也鄭曰疚病

也賦斂小亦於東大亦於東　蘇曰小大皆取於東

東人之杼柚空矣董曰譚為東方小國土地之出麻絲其重也　歐陽曰至

於窮乏以葛屨而履霜　王曰公子不宜服役今公

子行彼周之道則餘人可知矣曹曰小司徒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說者謂大事者戎事也則名聚百姓大故曰災冦也則名聚卿大夫之餘子守於王宮皆國中之事耳

朱曰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有冽音列氿音軌泉無浸穫薪契契苦計反寤歎哀我憚丁佐反

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毛曰洌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　鄭曰尚庶幾也　朱曰載載以歸也　歐陽曰此告病之辭也　孔曰洌洌寒氣之氿泉無得浸漬我所穫之樵薪以浸之則濕腐不中用也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極斂之則困病也　蘇曰薪已艾矣而復浸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　曹曰懼薪之腐敗者猶將載而徙之知民之窮瘁者亦可息而安之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力彫反是試

朱曰東人諸侯之人也　鄭曰職主也朱曰職專主也　毛曰來勤也孔曰來勤釋詁文以不被勞來為不見勤西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即是勞來也

人京師人也曹曰敢指宗周為西人而自稱東人以敵之無尊君畏上之心矣自此而後降為國風于以見王室之不競也　粲粲鮮盛也舟人舟檝之人　孔曰私人皂隸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　毛曰試用也

鄭曰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孔曰東國之子主為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

不見謂以爲勤以譚人空竭爲幣不愧之也　歐陽曰周人方事侈富潔其衣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而私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王曰私人之子試於百僚則是絕功臣之世棄賢者之類寠賤者用事而貴也　朱曰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胡犬反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古蹔反亦有光跂丘豉反彼織女終日七襄

毛曰鞙鞙玉貌璲瑞也鄭曰佩璲者以瑞玉爲佩後漢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五霸迭興戰兵不息解去紱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紱佩既廢秦乃以采

組連結於璲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孔曰楊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鄭曰監視也毛曰跂隅貌朱曰織女星名在漢旁孔曰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鄭曰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孔曰肆謂止舍處天有十二次日月星辰所止舍也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星之行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毛曰或醉於酒或不得漿佩之鞙鞙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

長也曹曰既以私人為百僚則名實亂矣故當飲漿者反飲之以酒無寸長者乃使之佩瑞玉也

朱曰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耳歐陽曰譚人仰訴於天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不能下監也曹曰晝夜行役不得休息重以飢渴寒暑因夜行仰見星漢而託興焉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華板反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戶郎反

毛曰報章反報成章也睆明星貌孔曰睆然而明河鼓謂之牽牛孔曰爾雅以河鼓牽牛為一星李巡孫炎以為二星不知其同異丘曰服箱猶言駕車也朱曰易曰服牛乘馬毛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曰兩較之内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轂充箱是車内容物之處日旦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劉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李曰鄭樵云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捄畢貌所以掩兔也孔曰鴛鴦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罔畢翳毋出九門是田器也天畢畢星也鄭曰行行列也歐陽曰天畢雖

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鄭曰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章孔曰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曹曰令徒左旋而不反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鄭曰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孔曰在天之畢徒施于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何曾見其掩兔乎李曰此數星者皆取人間器用之物為有其名而無其實朱曰至是則天亦無若我何矣曹曰地利盡矣人力竭矣維自天而降或可以佐之所謂天雨鬼

輸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酒漿維南有箕載翕（許急反）其舌維北有斗西柄（彼病反）之揭（居竭反）

朱曰箕星夏秋之間見於南方斗北斗也　毛曰挹𣂏（矩于反廣雅云酌也）也　鄭曰翕猶引也　董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為斗三星為柄埀而

下揭故曰揭　朱曰斗西柄亦秋時也　歐陽曰雖有箕不能為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為我挹酌酒漿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　朱曰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辭也　曹曰此詩緣困於役而傷於財故其所冀望而不足者皆衣服飲食之事由其迫於飢渴寒窘而後興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古又反禍怨亂並興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朱曰興也　李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　毛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鄭曰匪非也　朱曰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先祖豈非人乎而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辭也　王曰先祖匪人乎亦人耳則不宜忍其後使之遇亂世也　曹曰四月

始夏夏者萬物盛大之時然盛大者不可久也俄而六月大火既中則暑徂而往矣暑徂則萬物衰瘁之候以比周之昔盛而今衰也李曰此詩三章頗有次第一章則言其夏時二章則言其秋日三章則言其冬日四月之時陽氣方盛至六月而暑往矣是其萬物衰微之漸其後遂為秋又其後遂為冬其暴虐愈甚也

秋日淒淒七西反百卉具腓芳非反亂離瘼音莫矣奚其適歸

東萊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　毛曰淒淒凉風卉草也　鄭曰具猶皆也　毛曰腓病也　丘曰

離離散也　毛曰瘼病也　杜氏左傳注曰爰於也

毛曰適之也　鄭曰凉風用事則衆草皆病　杜

氏左傳注曰禍亂於何所歸乎歎之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鄭曰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　朱曰穀善也　李

曰幽王虐政愈甚如冬日烈烈然而虐飄風發發然

而疾也　朱曰民莫不善而我獨何以遭此害乎夏

則暑秋則腓冬則烈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鄭曰嘉善也侯維也尤過也　李曰嘉美卉草也諸家徒見詩以栗梅為嘉卉遂以生於栗梅之下據詩言山有嘉卉是栗是梅也且如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脂者膏者贏者羽者鱗者正猶此詩所謂嘉卉也民猶嘉卉也令君忍而殘虐之曾莫知其所以得罪之由也　曹曰嘉卉皆廢為殘賊則焚林竭澤之喻也　蘇曰廢為殘賊言幽王暴而剥下下無完民也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何葛反云能穀

鄭曰相視也　朱曰載則也　鄭曰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　丘曰我視彼泉水則有清時則有濁時不一於濁也幽王之時皆濁無有或清之時　朱曰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構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吐刀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似醉反以仕寧莫我有

毛曰滔滔大水貌　鄭曰江漢南國之大水　朱曰

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曹曰江漢受百川之水而注之海使無泛溢之患所以紀理南國也 鄭曰瘁病也 朱曰有識有也 蘇曰王者如江漢之紀衆水使天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

朱曰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曹曰此詩指江漢而言盡瘁者有意也以漸漸之石之詩考之幽王時荆舒嘗叛命將徂征有武人東征不遑出矣之辭則盡瘁以從征役之事者固多矣而幽王曾不知有其勤勞也仕者事也

匪鶉徒丸反匪鳶以專反翰飛戾天匪鱣張連反匪鮪于軌反潛逃于淵

毛曰鶉鵰也孔曰說文云鶉鵰也從鳥敦聲字異於鶉也　李曰若以為鶉鶉之鶉則無戾天之理鵰似鷹而大其飛上雲漢　爾雅曰鳶烏醜其飛也翔疏云鳶鴟也鴟烏之類說文云鳶鷙鳥也　鄭曰翰高戾至也　毛曰鱣鯉也鮪鮥也孔曰郭璞云鯉今赤鯉也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黄魚陸璣云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鮥以今驗之則鯉鮪鱣鮥皆異魚　劉曰言怨亂並興憂之辭也曾不為鶉鳶乎翰飛戾天曽不為鱣鮪乎潛逃于淵言非此四者則皆惟其患矣

山有蕨_{居反}薇隰有杞桋_{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毛曰杞枸檵也桋赤楝_{所革反}也孔曰釋木云桋赤楝郭璞云赤楝樹葉細而岐鋭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為車輞　鄭曰此章言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告哀言勞病而愬之蘇曰桋或作荑

幽王之亂大夫有退而食蕨薇杞桋以免於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憐天下之志非以為其身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李曰孔子曰公則說若不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大東之詩則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牀者有不已于行者則天下安得而說服哉　王曰經營四方出入風議皆大夫之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起偕偕音皆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音古憂我父母

李曰杞枸杞也左昭十二年有圃生之杞杜元凱注云世所謂枸杞者　毛曰偕偕彊壯貌說文曰偕彊也　朱曰大夫行役陟彼北山采杞而食也　毛曰士子有

王事者也　鄭曰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息　朱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言以王事而貽親憂也

溥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音賓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毛曰溥大率循濱厓也孔曰九州海環之濱是四畔近水之處　王曰取數多者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與此同義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獨事多也　朱曰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詩人之忠厚如

此 孔曰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蹙蹙靡所騁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 布彭反 嘉我未老鮮 息淺反 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毛曰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 鄭曰嘉鮮皆善也 毛曰將壯也 朱曰旅與膂同 李曰毛氏以旅為衆按桑柔曰靡有旅力秦誓曰旅力既愆若桑柔之詩以謂衆力方盛猶可也如秦誓及此詩但指作詩者及良士耳不得解為衆也旅亦訓陳左氏庭實旅百杜元凱以旅訓陳此旅力亦是陳力也 後漢傅毅詩曰

哀我經營旅力
靡及注旅陳也　李曰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
傍然不得已葢王之意善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以
我之力方且剛強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毛曰燕燕安息貌盡瘁事國盡力勞瘁以從國事
鄭曰不已猶不止也李曰有不止於行
而馳驅于道路者　李曰自此以
下皆言役使不均劉曰彼或不知叫號我則慘慘劬
勞彼或棲遲偃仰我則王事鞅掌
彼或湛樂飲酒我則慘慘畏咎彼或出入風議我則
靡事不為以彼為賢也則國事待我而集以我為賢

耶則厚禄居彼為多 左氏傳晉伯瑕曰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

或不知叫號戶刀反 或慘慘七感反 劬勞或棲音西遲偃仰或王事鞅於兩反掌

李曰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 毛曰鞅掌失容也 孔曰鞅掌頻勞之狀言事煩鞅掌不暇為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為鞅掌其言出于此 東萊曰號呼也或不知叫號謂深居安逸雖外之叫呼亦不知也

或湛都南反樂音洛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音諷議或靡事不為

王曰出入風議親信而優游也陳曰出入風議從事口舌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鄭曰是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都禮反兮

鄭曰將猶扶進也　孔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其車

駕牛祇適也　毛曰疷病也　蘇曰將大車則塵汙之思百憂則病及之　李曰猶小人不可與之共事與之共事難及其身不可逃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莫庭反）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古迥反）

朱曰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荀子云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

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於勇反無思百憂祇自重兮直用反

鄭曰雝猶蔽也重猶累也王曰凡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輕而速為物所累則重而遲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歐陽曰鄭謂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曰小其明損其政事據詩終篇但述征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之事乃是大夫悔仕之辭如序之說是也了無幽王日小其明之意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為誌别爾了不關詩義苟如鄭說則小旻小宛之類有何義乎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音求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音恭人涕零如

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

蘇曰艽地名也毛曰艽野遠荒之地 朱曰二月建卯也 毛曰初吉朔日也 孔曰離歷也 毛曰罟網也 朱曰此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其毒大苦謂憂之甚 丘曰共人謂温恭之人隱居不仕者也賢者久不得歸於是悔仕進退既難恐不免於禍念彼不仕之人閒居自樂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也 王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世亂

矣欲去而畏離罪也（李曰方其未仕不仕可也既仕則欲歸而不得亂世常如此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暮）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毛曰除除陳生新也（孔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謂二月也下云日月方奥傳曰燠即春温亦謂二月也）鄭曰孔甚也庶衆也　毛曰憚勞也　曹曰除歲除也周以十一月為正則除在十月矣唐蟋蟀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

其除是歲莫而後除也鄭以四月為除則以蟋蟀之義不通當是歲莫也下章所謂與則入室之候書所謂厥民隩是也蓋大夫以去歲十月啓行二月而至艽野故於方除言往於艽野言至此而問歸期焉則茫然無日令歲又莫矣乃復使我獨以一身而當衆事　孔曰悔仕於亂故念彼共人睠睠然情懷反顧恨不隱而遭此勞也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於六反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反歲聿云莫采蕭穫戶郭反菽音叔心之憂矣自詒伊慼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反

毛曰奥煖也　鄭曰愈猶益也　毛曰蹙促也　鄭曰詒遺也　毛曰慼憂也　鄭曰興起也　朱曰今未知還期而政事益以促急是以至此歲莫采蕭穫菽之時而不得歸也　劉曰采蕭穫菽者冬之事也　董曰采蕭所以祭也穫菽所以畜也覩時之晚所以為畜為祭不得有備故憂之而慼　曹曰蕭以供祭菽以致養此思歸之心尤切也

鄭曰自貽伊戚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朱曰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遺此憂

悔仕之辭　蘇曰念彼共人興言出宿不安寢也　朱曰畏此反覆王政險側不可知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昌慮反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毛曰恒常也　王曰靖靜也　毛曰式用也　丘曰穀祿也　朱曰以猶與也　歐陽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無苟偷安朱曰無以安處

為恒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 但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神將佑爾以福也 鄭禮記注曰神聽汝之所為用祿與汝 東萊曰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曰嗟爾君子無恒欲安處也苟靖共於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將佑之矣何必去哉卒章又申言之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

毛曰息猶處也　朱曰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

毛曰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刺幽王也

孔曰鄭氏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説也

鼓鐘將將七羊反淮水湯湯音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

不忘

孔曰鼓擊也　釋文曰將將聲也　禹貢曰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于海孔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　朱曰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　釋文曰湯湯流盛也　鄭曰淑善也允信也　張曰必是為淮水盛害而不恤作樂不止故刺之曹曰宣王征淮夷南至江漢四方既平則淮夷內屬久矣當幽王時淮水泛濫為害幽王無救災恤患之心方且作樂不已此詩所謂刺也　歐陽曰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廵之事無由遠出淮上而作樂　王曰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故人憂傷淑人

君子懷允不忘者傷今而思古也李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也

鼓鐘喈喈音皆淮水湝湝户皆反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毛曰喈喈猶將將也 蘇曰湝湝水流也 毛曰回邪也 王曰湝湝則既不溢矣淑人君子其德不回亦思古也

鼓鐘伐鼛古毛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勑留反淑人君子其

德不猶

毛曰鼛大鼓也　周禮鼓人以鼛鼓鼓役事注云鼛鼓長一丈二尺鄭人云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則鼛鼓中高而兩頭下矣　孔曰鼛即皐也古今字異耳今且代於鼛則凡樂無所不用之矣　孔曰水中可居曰洲　毛曰妯動也猶若也

張曰言水之大其上而露者惟有三洲耳　曹曰幽王當減膳徹樂以答災譴方且作樂愈加而大　東萊曰淮有三洲作詩者賦其所見也　蘇曰言水落而洲見也

孔曰憂結於心為之變動容貌念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若幽王也　朱曰言不若今王之荒亂　王曰作樂當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言其久

也其流連亦甚矣　董曰用于淮上則其地遠也用于三洲則其役久也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怨而音變悽若之氣貫金石入陶匏故聞之者憂傷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以灼反不僭七念反

孔曰欽欽亦鐘聲也　毛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孔曰人聞而樂進其善　爾雅曰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

加文武二絃笙以匏為底列十三管匏中笙竟有簧故或謂笙為簧磬以石為之其制在考工記磬氏 樂書周官眡瞭掌擊笙磬笙師掌共鐘笙之樂儀禮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其南笙鐘是笙磬作于堂之上下異器而同音同為陽聲也笙鏞均作于堂之下異音而同樂其音一陰而一陽也 蘇曰雅二雅南二南 毛曰籥六孔 孔曰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釋文曰以竹為之長三尺 歐陽曰季札見舞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蓋以為文王之樂詩又以文王之詩為周南召南以雅以南者不知南為何樂嘗闕所未詳 程曰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惟南雅頌之三者蓋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

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頌之外也則是三者皆樂詩也故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雅二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鼓樂者凡雅頌率參以南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為樂信矣論語曰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朱曰僭亂也 孔曰先言鐘者先擊金以奏諸樂左傳謂之金奏 朱曰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 曹曰上下諧和猶云依我磬聲也籥舞者所執也以二雅二南播之文舞而無僭差凡此皆先王之正樂也樂書曰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致其和以雅以南以籥不

僭以致其節　蘇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徐谘反　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吕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于受

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　蘇曰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楚楚者茨言抽（勑留反）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魚世反）黍稷我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湯果反）以侑以介景福

毛曰楚楚茨棘貌　鄭曰茨蒺藜也（孔曰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　董曰鄭康成謂趨以采薺當為楚薺之薺慮後世誤也　說文曰薺蒺藜也而茨則以茅葺屋覆之名然則當康成世字猶為薺其為茨者後人誤也　朱曰抽謂其條抽發

鄭曰與與翼翼蕃蕪貌　毛曰露積曰庾　孔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此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周語云野有庾積　鄭曰十萬曰億　毛曰妥安坐也侑勸也　孔曰介大也　鄭曰景大也　王曰令棘茨之所生乃自昔我蓺黍稷之地　孔曰我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　王曰及其收也則我倉既盈無所藏之則露積為庾其數至億　劉曰古者內自鄉遂外薄要荒皆成井邑與與然比隣之

黍皆豐也翼翼然左右之稷皆實也故我人倉盈于州都而我庾充於億兆其成民如此然後可以致力於鬼神於是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鄭曰以黍稷為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恐其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注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疎之宜 朱曰郊特牲曰詔妥尸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為尸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妥之也又以懼其不敢飽也使祝進而勸之食所以侑之也以介景福也 曹曰首章之意言昔人能治茨棘而為良田今人乃廢良田而為茨棘時政之得失宗廟興

廢之由也　陳曰此章與豐年之詩相類

濟濟(子禮反)蹌蹌(七羊反)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剥或亨(普庚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補彭反)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曰濟濟蹌蹌言有容也　孔曰曲禮云大夫濟濟士蹌蹌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絜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蹌蹌也　劉曰絜者在滌而芻之也

鄭曰冬祭曰烝秋祭曰嘗　董曰自黍稷成為酒醴至其為祭乃烝嘗之時也剥解剥其皮也　毛曰亨飪之也　孔曰亨謂煮之使熟故云亨飪

之也肆陳也蘇曰肆陳其骨體于俎也朱曰鄭氏讀肆為剔謂剔其體骨而升之俎也亦通

鄭曰將奉持而進之也　毛曰祊門內也孔曰孫炎云祊謂廟門也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于主注云直正也又曰祝祭索于祊注云廟門外曰祊又注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與此不同者以彼祊對正祭是祭之明日故禮器曰為祊于外祭統曰而出于祊對設祭于堂為正是以明日之繹故皆在門外以廟門謂之祊知內外皆有祊之稱也　鄭曰孔甚也　朱曰明猶備也著也　毛曰皇大也　朱曰神保鬼神之嘉號楚詞曰思靈保兮賢姱勾于反蓋古語云然　劉曰孝孫謂天子也

孔曰介大也　鄭曰疆境界也　孔曰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其儀濟濟然蹌蹌然乃絜所祀之牛羊為烝嘗之祭又曰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之者或亨煮之者或陳之者或奉持而進之者孔曰內饔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饔也亨人云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煮則煮熟之者是亨人也外饔掌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于俎是外饔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　鄭曰孝子不知神之

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王曰凡祭祼鬯求諸陰焫蕭求諸陽索祭祝于祊求于陰陽之間夫遊魂為變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所曹曰然後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祀事乃甚明也正祭之祊不出廟門繹祭之祊在廟門外內外禮備則向也不知神之所在者至此為甚明矣王曰孔明即見所祭之謂

王曰夫然故先祖是皇神保是饗而孝孫有慶矣曹曰神即先祖之神也推其統業所始則謂之祖著其感格之靈則謂之神丘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

執爨七亂反踖踖七夕反為俎孔碩或燔音煩或炙之列反君婦

莫莫音麥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醻市由反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毛曰爨饔爨廩爨也孔曰祭祀之禮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饔爨之北踖踖言爨竈有容也孔曰執爨竈之人皆踖踖然敬慎

丘曰為俎孔碩謂載牲體於俎甚大也　鄭曰燔燔肉也炙肝炙也孔曰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然言從獻者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　東萊曰為俎孔碩謂薦

爇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爲一事誤矣燔肉與炙肝豈得謂之孔碩乎君婦謂后也孔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爲女君也毛曰莫莫言清穆而敬至也孔曰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共籩豆由后能清靜篤敬故能爲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毛曰豆謂內羞庶羞也孔曰以言孔庶則非一故爲兼二羞也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內羞亦多矣朱曰爲賓爲客言旣以豆獻尸又與賓客相獻酬也曹曰

二羞品物甚衆非特以供祭祀而已祭終有燕及賓尸之禮不可以不豫備也尸飲五以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至羣有司皆以爵　孔曰或以為三章别陳繹祭賓尸之事而知不然者以此篇上下共論一祭首尾連接則所用必廣其文不主繹也

鄭曰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孔曰特牲少牢皆有其事　毛曰東西為交邪行為錯

鄭曰卒盡也　毛曰度法度也　鄭曰古者於旅也語　朱曰獲得其宜也　毛曰格來也酢報也

孔曰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之德俎豆肥美

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　孔曰三
章獻酬笑語事在祭末當處蝦辭工祝之下今在先
者以獻酬是賓客之事因說羣臣助祭而言之耳
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
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
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
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
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東萊曰味坊記之言則

三代之祭祀洋洋乎其可識矣 以下原闕

少宰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祖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 **毛曰致告告利成也** 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 孔曰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云祝入尸謖主人降凡若此之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賔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賔客來禮畢義由于尸非主人所當先發 東萊曰孔氏論特牲少牢禮祝致尸意告主人以利成之說既得之矣其下又云天子尊節文備祝先致尸意於主人乃致主人意告尸此乃牽合以附鄭說初無據也

鄭曰具皆也 孔曰言皆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 **朱曰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 **毛曰皇大也**

朱曰皇尸者尊稱之也 鄭曰載則也 孔曰鳴鼓鐘以送尸謂奏肆夏也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 鄭曰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釋文曰謖起也 孔曰尸與神為節度者也神無形故尸象焉 曹曰少牢饋食禮云尸謖主人降拜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 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 孔曰周禮九嬪云祭祀賛后徹豆籩然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徹王之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 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孔曰

特牲少牢禮皆曰祝執其爼以出是歸賔客之爼也又特牲曰祝命徹胙爼豆籩設于東序下所以留同姓燕也　曹曰自尸祝至凡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于堂内賔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于房親之義也　孔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告利成送尸徹饌與同姓燕之事

樂具入奏以綏後禄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天帝反引之

毛曰綏安也將行也　鄭曰小大猶言長幼也　董

曰稽首謂頭拜至地也　鄭曰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　爾雅曰替廢引長也子子孫孫引無極也

孔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章即陳燕私之事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　又曰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　朱曰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　朱曰且於祭既受禄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禄而綏之也　鄭曰胥肉歡而君之福禄安　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　劉曰莫有怨而不足者　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而

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曹曰凡祭必欲其饗之故工祝致告宗族具慶皆以神嗜飲食歸美焉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董曰維其盡之則內盡志外盡物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爾雅注云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孔曰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劉曰天下之土昔為水之所汩而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甽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田法成於禹稷久矣夏道衰微而公劉紹興后稷之業商道廢墜而太王王季緒理公劉之遺文武既有天下而周公輔弼成王廣五服為九服推后稷之法以踐禹功而遂成甽澮於天下至于幽王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則甽澮不修於

天下是以夫間之遂不距于溝畛下之溝不距于洫

洫下之洫不距于澮道下之澮不距于川路下之川

不距于海是所謂不能修成王之業彊理天下以奉

禹功也疆理者川自六鄉而距于海路自荒服而達

于畿之謂也東萊曰劉氏釋序之意善矣但詩之曾孫蓋泛指周之盛王周自后稷教民播

種故詩言後王務農者皆本之后稷而謂之曾孫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田見反之畇畇音匀原隰曾孫田之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

董曰南山終南山也　毛曰甸治也　鄭曰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　孔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而井計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匠人既云十里為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成出兵車十乘為七十五人而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土地差多則容得五百人也傳說少康盡舉大數故與出賦異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畎澮距川與匠人田間有澮專達于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為　曹曰禹嘗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民乃粒萬邦

作乂水土既平稷乃得教民藝五穀是稷之功因于治水故益子以為禹稷同道至成王能遵后稷之業以終禹之功乃井牧其田野什伍其人民而田制備矣故詩繫后稷之言而謂曾孫為成王也

畇畇墾辟貌孔曰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也釋訓云畇畇田也

毛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孔曰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

王曰疆者為之大界理者衡從其溝涂劉曰疆謂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者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通之也

毛曰南東或南或東劉曰其遂東入于溝則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畝東矣王曰或南或東各順地勢所宜言南以廬在其北而鄉南故也言東以廬在其西而鄉東故也

孔曰信乎

彼南山之野本禹所治董曰雍州之小荊岐既旅終南惇物則禹固治之矣　劉曰周京于鎬南距于山其田獨廣也　曹曰鄭氏謂丘甸之法自禹已然按禹貢王畿謂之甸服者主為天子服治田而已其貨財貢賦則咸取則于三壤未有丘甸之法也至周而後丘甸之法行于侯服之外蓋可考也　朱曰將言原隰墾闢之事故推其始　王曰言信彼者以見幽王之時王政衰矣不明乎得失之迹者闢有道先王之事則疑其不能如彼故也　曹曰於禹言南山見其治水之功大也於曾孫言原隰見其井田之制備也　左傳齊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劉曰南東其畝者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

上天同雲雨（于付反）雪雰雰（芬云反）益之以霢（音麥）霂（音木）既優

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爾雅曰冬為上天　朱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

如此　毛曰雰雰雪貌　爾雅曰小雨謂之霢霂

毛曰豐年之冬必有積雪　鄭曰冬有積雪春而益

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　陸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故於雪言雰雰雨則欲微

而潤故于雨言霢霂 曹曰季冬行夏令則時雪不降當冬而雪至春而益以霢霂之小雨無從陽無伏陰二氣既和萬物得矣 曹曰穀之别五而已而其屬有百者盖五穀乃種之美者也然水旱凶荒未必皆收故凡草木之實可以備凶荒水旱而充民食者亦咸務焉故稱百穀也

疆埸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六反 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毛曰埸畔也前漢書張晏注至此易主故曰易 孔曰翼翼然閒整

毛曰彧彧茂盛貌　鄭曰斂穫曰穡畀予也　丘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酌齊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因酌以酢賓并祭末燕同姓於燕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　劉曰疆場翼翼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横左右翼翼也黍稷彧彧謂萬井棊布廣野彧彧成文也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曽曰厚尸賓所以重先祖也所壽考萬年者公田所收以為酒食祭祀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悦以奉宗廟則

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中田有廬（力居反）疆埸有瓜是剝是菹（側居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鄭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後漢注春秋井田記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　立曰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為八家治田之廬　董曰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每家廬舍二畝半于畔上種瓜前漢書食貨志瓜瓠果蓏植于疆埸）　毛曰剝瓜為菹也（鄭曰剝削淹漬以為菹）　鄭曰祜福也　孔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

而就田須有廬舍曹曰邑則聚居廬則各在田中所以彊埸有瓜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所以便地也王曰彊埸有瓜則地無遺利矣瓜新熟獻於天子乃為菹以供祭祀曹曰郊特牲之說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而周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植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祭祀賓客則供之是則祭時雖有瓜菹之薦非斂之於民也而此乃云爾者豈農夫斂於本業有餘力以藝瓜瓠之屬而田大夫每先場人而有獻得以薦新因美之緻此本孔氏之說鄭曰獻於先祖者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反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

毛取其血膋音聊

丘曰清酒清潔之酒也言祭則惟鬱鬯并五齊是用若玄酒示不忘古而已三酒諸臣之所酢非祭用也

孔曰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鬯釀秬為酒也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五沈齊三酒一事酒二昔酒三清酒

毛曰騂牡周尚赤也

孔曰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注以陽祀為宗廟

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

孔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曹曰割欲其正故必聲和而後斷也

毛以告純也

孔曰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注幽謂血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

也是毛以告純血以告殺孔曰亦楚語文若不殺則無血韋昭曰明不因故也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孔曰膋者腸間脂也以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鄭曰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乃納亨時孔曰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納亨而謂之獻于祖考者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劉曰王躬執鸞刀以啓牲耳之毛豆薦其血蕭爇其膋王曰執其鸞刀者以親殺也子孫之養其祖考當自致其力故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注

麗猶係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尚也

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曰烝進也朱曰或曰冬祭名　董曰苾苾芬芬香氣上達也

鄭曰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　孔曰先祖於是美大之報以大福

張文潛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本出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相禮之時而後反於祭祀禮樂之事也葢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不備於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起惟田事修則衣食豐衣食豐則禮樂備禮樂備則和平興和平興則人君有安樂壽考之盛

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其序如此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毛詩集解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集解卷二十一至二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馮萬程

毛詩集解卷二十一

宋 段昌武 撰

甫田之什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音嗣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魚起反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毛音

毛曰倬明貌　孔曰甫大也　朱曰十千公田所取之數

鄭曰歲取十千于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税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税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税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　孔曰鍾容六斛四斗　張曰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曹曰甫田大田也毛公所謂天下田是矣十千盈數也大田之所收多矣而歲所取者十千而已言其取之廉也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廩之多至于萬億及秭而官止取其十千以為税可謂廉矣鄭氏以十千為一成之税百夫其田萬畝以合十千之數且見其數從井通起此據司馬法而言之也且如噫嘻頌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鄭康成以為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萬夫之地方三十二里半耜廣五寸

二耜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且去其二里半以求合于萬耦之說猶之可也至於載芟言千耦其耘徂隰徂畛畛隰之間十夫之地而容千耦則不能為之說矣大抵詩人情性之言或多或寡未必一一皆稽于庭數執庭數以求之豈不時有合者然不合者亦多矣 朱曰陳舊粟也 毛曰耘除草也耔雝本也 孔曰前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甽中苗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成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然而盛也附根即此雝本也 朱曰薿茂盛貌 王曰介助也止息也 毛曰烝進也髦俊也 蘇曰一成之田歲取萬畝以為國用 朱曰取其陳以食農人言

積之久而有餘於是存其新而散其舊以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鄭曰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則無紅腐而不可食之患矣蘇曰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怠惰曹曰于是曾孫助其不足而止舍于田間以察焉其有俊髦之士則登而進之朱曰進我俊士而勞之也毛曰治田得穀俊士以進蘇曰進其髦俊者如漢寵力田之類歟東萊曰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言周王適南畝以勞農見農夫散布田野或耘

或耔而其黍稷薿薿然而盛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間進其俊髦者以勞勉之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頼也秀民即詩所謂髦士也

以我齊音資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牙稼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朱曰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

協韻耳毛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　孔曰肆師祭之曰表齍盛告潔注云粢六穀也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　季曰王氏讀齊明為齊明盛服之齊按禮記曰齊者精明之至也則齊明亦可以為齊戒然齊明二字　孔曰羊言犧謂純對犧羊為文則當從毛氏之說也色又曰郊特牲曰社稷大牢則四方之神亦大牢此獨言羊以會句　毛曰社后土也

孔曰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后土者地之大名也鄭駁異義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勾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死以配神社而祭之　左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而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前漢郊祀志云帝王建立社

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供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注冢大也土土神謂大社也田祖稷神也　胡曰古者祭祖于社猶祭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之祀于新社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大牢于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祀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社稷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方迎四方氣於郊也

孔曰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此祀在秋而併言四方蓋秋成報功則總祭社為陰祀其犧用純黑色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

也　朱曰四時迎五行氣于郊以五帝五官配焉木之帝曰太皞官曰句芒火之帝曰炎帝官曰祝融土之帝曰黄帝官曰后土金之帝曰少皞官曰蓐收水之帝曰顓頊官曰玄冥　鄭曰臧善也御迎也　毛曰田祖先嗇也　孔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　王曰田祖者生而為田畯死而為田祖若樂工之死而為樂祖也　樂書曰古者有事于釋奠祭先師有事于瞽宗祭樂祖養老祭先老執爨祭先炊馬祭先收食祭先飯然則於田祭田祖亦示不忘本始而已　孔曰甘雨者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　毛曰穀善也　鄭曰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

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丘曰所以祭社與方者由我田盡善農夫喜慶之故也　朱曰言奉其齊盛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臧善者非我之所以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　孔曰至前孟春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之神而祭之以祈甘澍之雨王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　王曰既已報成復作樂以御田祖祈甘雨農事終則有始也祈甘雨所以介稷黍介稷黍所以穀士女樂歲則士女多賴故也　樂書曰周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又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　段曰子

謂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報本之祀也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祈年之祀也於報本之祀言禮以見樂于祈年之祀言樂以見禮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于輒反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如羊反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以豉反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鄭曰饁饋也　王曰畝大抵以南為正故每曰南畝

鄭曰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漢百官表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　蘇曰攘取也　毛曰易治也王曰禾易禾生樂易也　長畝竟畝也

長畝者古者百畝為畝從一步數至百步非取方也凡一畝濶一步長一百步若濶三十畝則長三千畝矣故曰禾易長畝已上徐筠周禮微言　朱曰有猶多也　毛曰敏疾也　孔曰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　蘇曰於是田畯至而喜之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以知其旨否　朱曰言上下相親之甚也　蘇曰民盡力於禾其生竟畝如一庶幾終善且有於是王撫所譴者曰農夫敏

矣　東萊曰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間也見其禾之易治竟畒如一預知其收穫終當善而且多矣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者言農夫能敏於田事如此王者無由譴怒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於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嘉穀大繭則喜

耳正此意也

曾孫之稼如茨徐私反 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反 如坻直基反 如

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

介福萬壽無疆

鄭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 孔曰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 王曰茨者如束茅而積之者也 毛曰梁車

梁也 孔曰孟子十二月輿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狭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之積

鄭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 孔曰釋水云水址曰坻 毛

曰京髙丘也　朱曰箱車箱也如茨言其密比也如梁言其穹然也　董曰如坻則鱗比而出也如京則絶髙者亦非一矣　曹曰古之税法近者納緫故有曽孫之稼逺者納粟米故有曽孫之庾若農夫之慶則所頼者衆矣　鄭曰見禾穀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箱以載之　蘇曰言黍稷稻粱無所不有也曹曰黍稷以實篚稻粱以實簠　東萊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所生莫非曽孫之稼也鄭氏以税言之陋矣孰訓

獲醜戰士之慶也黍稷稻粱農夫之慶也蓋農夫視黍稷稻粱之豐以為天下之美盡在此矣不知其他也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言述首章令適南畝勞農之事也故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四章所言述二章以御田祖祈福之事也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曾孫之稼以下所謂大福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古頑反寡不能自存焉

孔曰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畧之也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以冉反耜俶載南畒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孔曰地官司稼注云種穀曰稼種擇其種也　朱曰戒飭其具也　毛曰覃利也繫辭曰神農氏作斵木為耜揉木為耒釋文曰京云耜耒下耓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　說文曰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　孔曰王肅以俶為始載為事　毛曰庭直也

鄭曰碩大也若順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月令季冬命民出五種曹曰田之大則其種不一或宜高燥或宜下濕或利先種或利後種惟其所宜不可以不豫備也周官舍人以歲時懸種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懸于邑閭計耦耕事孔曰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修耒耜具田器孔曰鎡基之屬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孔曰此出于農書以冬土定故椓橛於地與地平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橛則舊陳之根可拔曹曰兩者俱備乃可以從事於耕蘇曰取其利耜而

始有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王之所欲李曰凡民之所以勤于農功如是者則以曾孫是若故也言民皆順曾孫之意　鄭曰順民事不奪其時也　東萊曰大田多稼總言之也既種既戒以下至于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也稼雖有如嫁女有所生之訓不必訓稼為種也

既方既皁才老反既堅既好不稂音郎不莠餘久反去其螟螣徒得反及其蟊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必二反

炎火

鄭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孔曰穗上已有孚甲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秠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内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

毛曰實未堅熟曰皁稂童粱也釋文曰童稂草也禾粟之秀生而不成者

莠似苗孔曰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也國語注云莠似稷而無實

朱曰皆害苗之草也

毛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孔曰陸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為人患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

外言之耳故捷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朱曰皆害苗之蟲也　說文曰穉幼禾也　釋文曰秉執持也畀與也　鄭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劉曰穀粒之生先有房甲而後充實既實矣而未充滿曰阜既阜矣而未黄綻曰堅既堅矣而咸可翦刈曰好而無稂莠孔曰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矣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　孔曰蟲災禾穉者偏甚王曰田穉再生之稻也去其害苗稼之物而可以養再生之稻　朱曰田祖有神乎則為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使消亡也此禱辭

也蘇曰仁人在上則蟲蝗不作人以為田祖投之於火耳　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張曰三代盛時必無蟲螽天下之田盡墾何處不種縱或有之亦人衆覺察必豫早能去其害雖有山林陂澤亦人以時出入瀦停水陂不得生也且不論盛時故災害不作直人謀足以勝之蝝螟之類其去易于蝗又況古人除田害亦易得人只於采芑使三千乘要以百井之民除一井之民悉計之為不難

有渰於檢反萋萋興雨祁祁雨于付反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戶郭反穉此有不斂穧才計反彼有遺秉此有滯穗音遂伊寡婦之利

毛曰渰雲興貌劉曰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為濕潤渰浸萬物萋萋雲行貌祁祁徐也　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　孔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又曰聘禮云四秉管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管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管者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管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管謂一穧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管四把耳米之管則五升滯穗滯漏之禾穗也　鄭曰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王曰雲欲

戚戚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天正雨於公田因及私田耳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朱曰冀怙君德而蒙其福耳書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　孔曰民見雲行雨降歸之于君曰此雨本為雨我公田耳因及我之私田也

百穀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寡婦取之以為利劉曰穉謂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穧謂刈而遺忘束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韡截之所不盡者滯謂成而折亂秉穫之所不通者皆緣豐稔農夫之力所不能盡取而矜寡得以享其遺利　朱曰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矜寡共之蓋既足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

曽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畆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黒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國語内史過曰精意以享禋也　鄭曰騂用騂牲也黒用黝牲也　孔曰周禮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毛分騂黒為二牲鄭以騂黒為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黒為别方之牲非為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　劉曰王以其西成乃出郊省民之斂也　曹曰上四句已見於甫田矣甫田所言省耕時也大田所言省斂時也　孔曰時耕者皆以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畆之中田畯之官至喜樂

其勤故得成穫王曰喜其趨穫事也 陳曰王所來之方致其禋祀以為報董曰康成以來方為四方不知來方禋祀則以其所至之方而禋祀也 東萊曰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孔氏所謂畧舉二方以為韻句是也 李曰大宗伯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孔曰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神饗之而報以大福 劉曰王者所出山川原隰之有神護民之稼穡者靡不祭之示愛其民而為之祈福也 朱曰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

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音昧韐音閤有奭以作六師

毛曰興也　王曰洛水東都之所在也　東萊曰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為宗周之浸水洛水雖出於京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此詩所謂洛葢指東都也　毛曰泱泱深廣貌　孔曰君子諸侯也　鄭曰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　毛曰

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鄭曰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孔曰韎韐是蔽膝之衣合韋為之駮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陳留人謂之蒨　朱曰韎茅蒐所染色也韐韠也　天子六軍　孔曰奭赤貌王曰瞻彼洛矣而思古之明王見其地而不見其人也先王會諸侯於東都於是爵命諸侯君子至止福祿如茨者言能爵命之厚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者使服韎韋之韐而作六師也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朱曰言諸侯至此洛

水之上受寵錫之厚而又帥天子之六師以討有罪也 陳曰諸侯來朝天子適有征伐之事故寵之以卿佐之任 曹曰其用命而至者獲爵秩之福賞賜之祿如茨之厚其違命而不至者或黜爵或削地甚則六師移之蘇轍戎服也將帥服之以行天子之六師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反琫有珌賓一反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毛曰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 孔曰鞞令刀鞘也容者容飾珌琫即容飾也 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音遼琫而鏐力幽反珌士珕力計反琫而珕珌 孔曰珧似琫說文曰珧蜃甲也

爾雅曰黄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鏐即紫磨金也白金美者謂之鐐珌蜃屬而不及於蜃用其甲以飾物　董曰此本出于三朝禮故許慎以此證書　王曰鞞琫有珌者言既爵命又其賜予備物如此曹曰此其加賜之備物也　劉曰天子尊賢樂善非徒爵命之於一時又將延永逮其子孫俾克安於封土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朱曰同猶聚也　丘曰同猶俱也謂俱聚於諸侯之身與諸侯共之　丘曰家邦

猶冡室也曹曰同均也一章賞罰兼用既而賞當賢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姦邪止故一章有賞而無罰至三章則天下諸侯皆知勸而為善則均受其福禄而已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

孔曰古者有世禄復有世位世禄者直食其先人之禄而不居其位兮若復賢則居父位矣曹曰葵丘之盟士無世官禮稱大夫不世爵春秋譏世卿自卿大夫至士皆不可世所可世者禄而已葉曰古者有世臣無世官

如所謂象賢世美自一世之選如伊尹之後有伊陟巫咸之後有巫賢太公之後有呂伋到得春秋之時世臣之說遂變而為世官是以三家世為魯卿六卿世將晉軍田氏專齊甯氏專衛蓋自春秋以來所以治世官者甚嚴然而當時也緣一二私家專擅國政故使舊族世官淪落殆盡當時大臣已病之如叔向說晉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乜姓從王後皆為蓽門圭竇如此類世臣自淪落也緣當時人見世臣之禍故盡用一時傾巧新進之人亦世變至此看六國時士大夫無復有扶持國家之意者用他國之人以為相如秦使張儀相楚齊使孟嘗相秦國不自信其臣至求他國之人而相之當時世臣貴戚一至于此匹夫徒步便可以傾其位范睢蔡澤之徒以徒步攘臂取丞相之尊於時益無復有世官之臣也

朱曰此詩四章皆美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德譽文章

威儀之盛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絶之意蓋周之先王於國之子弟盡其教養之方故其成就若此雖更幽厲之衰而不亡也　陳曰小人在位欲引進其私人故不使賢者之後復居其位而棄絶之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曰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也　鄭曰覯見也

劉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　丘曰寫喜而舒

寫也譽處美名可保也　陳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以興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　蘇曰譬如堂堂之華而附以滑然之葉　曹曰葉之茂盛者以其根本深固也根本則賢者功臣之譬也華葉則其世類之譬也　朱曰夫能使見者悅慕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毛曰芸黃盛也　蘇曰黃色之上也有章有文也其文粲然如華之盛也　曹曰毛公釋芸之華芸其黃矣以為苕華將落則黃鄭氏釋何

草不黄以為草歳晚則黄至于裳裳者華芸其黄矣獨以為芸黄盛也義恐未安按老子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則芸者還逝不停之意也華之穠厚俄芸然而黄則衰瘁之時也此言賢者功臣之子孫不見收恤俄而衰瘁矣幸而見焉必當賜命服以尊顯之庶彼獲其慶賴也章書所謂五服五章也　段曰上章言華裳裳而葉湑以見賢者之類之盛也受爵受服之事在其中矣故但言見此人則我心傾寫而喜也此章及後章始及章服車馬之事以衰瘁故也言黄及白皆衰瘁之象也此蓋我心之所願欲而未能者

朱曰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音洛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丘曰言白者韻便也曹曰或黄則既衰矣或白則尚有餘芳焉白馬黑鬣曰駱　朱曰言其車馬威儀之盛曹曰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服三命而受車馬前章言章服此章言車馬欲其賜之備物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鄭曰君子斥其先人也　朱曰言其先世之君子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是以其子孫肖似之而如此也曹曰似之猶云象賢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音户)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劉曰君臣以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朝廷風俗之禮而謂之文者尊卑異位也親疎異情也長幼異序也内外異宜也往來異守也動而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義理序其品則曰人倫也序其義則曰禮文也朝廷所以綱天下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　呂曰桑扈之詩作則君臣肆其心易

其事矣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毛曰興也　鄭曰交交往來貌桑扈竊脂也　李曰桑扈有二種爾雅曰桑扈竊脂鳩鷦剖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毛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　毛曰鶯然有文章　蘇曰胥辭也　毛曰胥皆也　鄭曰祜福也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

亦觀視而仰樂之　蘇曰幽王直情而恣行無復以禮文法度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毛又曰以其有文綵然以相接君臣所以相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畢郢反毛曰領頸也劉曰領所以首出于身者欲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彩四張鶯然可愛屏蔽也王曰屏之為物也禦外以蔽內也　蘇曰樂循禮義則足以屏萬邦矣曹曰屏塞門所以蔽外者也魯秉周禮而晉不敢圖何屏如之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受福不那

毛曰翰榦也孔曰釋詁云楨翰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憲法也鄭曰辟君也戢斂也毛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蘇曰王者屏翰四方而為諸侯法曹曰禮非獨為屏又且為翰也翰則垣屏之所恃以立也君臣率禮于上諸侯儀刑于下君臣上下之交如此也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求肆情焉則亦不足以受多福矣王曰戢則不肆難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傲慢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萬福來求

鄭曰兕觥罰爵也　朱曰觩角上曲貌頌作捄春秋穀梁傳作斛與此字同穀梁注曰斛球球然角貌董曰字書作兕觥其斛説文曰兕角可以為飲者也後世作觥誤也許愼説文作兕觵其斛斛角貌旨美也思語辭也　蘇曰旨酒之和柔而兕觥之設所以常自戢難也　鄭曰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　李曰所以設而不用者以其旨酒而思柔之和也　東萊曰兕觥如卷耳疊觥並陳則不必指為罰爵也如此詩則指為罰爵彼指古人　朱曰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無事於求福而福反求之矣　李曰以湛露觀之則知桑扈之思古以賓之初筵觀之則知

桑扈之傷今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東萊曰自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孔曰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毛曰興也鄭曰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

其將縱散時也孔曰舉一物以興其餘鴛鴦匹鳥鄭曰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為雙性馴耦也孔曰月令云羅罔畢翳注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繹器云鳥罟謂之羅畢羅異器鄭曰君子謂明王也毛曰太平之時交于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孔曰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王曰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取其卯弋不射宿故也曹曰鴛鴦匹鳥也其飛止必以其偶於其止而取之則無遺者於其飛而加畢羅庶幾其一脫焉鄭曰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劉曰先王之制禽獸之微如鴛鴦者凡民取之亦有

禁令不可常取也必遂其生育種類煦養既就然後于飛于飛之時乃可手畢以網之張羅以待之也苟非禮樂刑政之治于其民而中和浹于風俗則仁民愛物之道其能及於是耶是以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以言萬物之載乎其德與天無二也君子萬年福祿宜之者謂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人以為宜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鄭曰梁石絶水之梁戢斂也遐遠也遠猶久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孔曰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耳　張曰禽鳥並棲一正一

倒戢其左翼以相依于内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　曹曰戢其左翼則雄者方安其匹也寧忍加畢羅哉　劉曰戢翼在梁人無害禽之心禽亦不疑于人　蘇曰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翼而安　東萊曰此詩獨以鴛鴦為興者詩人偶見人之掩捕適有所感耳梁橋梁魚梁皆是不必專以為石絶水之梁也

乘（繩證反）馬在廄（音救）摧（采卧反）之秣（音末）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毛曰摧莝也　鄭曰摧今莝字也　釋文曰摧蒭也　秣粟也　釋文曰秣穀馬也　艾

養也　鄭曰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以穀蘇曰將用其力則加之以秣也愛國用也劉曰王所乘之馬猶或節儉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如此其他服用從可推矣

為福禄所養也蘇曰艾老也言以福禄終其身也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禄綏之

鄭曰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缺婢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

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曹曰諸公王之同姓也義親而爵尊有與國存亡之道作詩雖有所主而其情則同故以諸公目之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音鳥與女蘿力多反施以豉反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音亦

毛曰興也頍弁貌說文曰頍舉首貌　董曰頍者圍項而結之也禮緇布冠有頍凡冠無笄者着頍圍髮際結項中隅四綴　孔曰弁當有笄而又頍者亦以為之固歟　弁皮弁也　弁者

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則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　鄭曰實猶是也旨嘉皆美也　毛曰蔦寄生也陸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蘆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兎絲松蘿也孔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兎絲毛意以兎絲為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疏云今兎絲蔓連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兎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兎絲殊異　釋文曰在草曰兎絲在木曰松蘿　鄭曰君子斥幽王也　毛曰奕奕然無所薄也孔曰憂則心遊不定　鄭曰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皮

弁以日視朝孔曰燕禮者諸侯燕臣子之禮其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　曹曰五冕皆祭服也其次則有弁故弁為冠之大名以士冠禮考之其陳服於房也爵弁皮弁玄端及其加也先加玄端次加皮弁後加爵弁三加而後成人之道備矣士之爵弁服之以祭皮弁服之以朝其在王者常朝則服皮弁而燕同姓亦服之所謂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其衣十五升布其裳素積王者服之以朝則正君臣之義雖諸父諸兄必北面而就臣列服之以燕則惇骨肉之恩雖兄弟甥舅猶緣親而等慈惠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燕也王曰無以為禮君子弗非也有以為禮而不用是乃君子所非也言王當所與燕者豈有異人疎遠者乎皆兄弟至親　朱曰非

他人也　孔曰蔦與女蘿依於松柏朱曰以比兄弟親戚纏緜依附之意　王曰萬物之松柏存而茂松柏殞而亡是存性固然而况于人乎亡在松柏　蘇曰兄弟之於王譬如蔦與女蘿之託於松柏耳不見則憂見則庶幾王樂之王柰何獨不顧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兵命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鄭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　楊曰爾殽既時君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是也　王曰令適不來尚當速之使來而不能以恩接之　毛曰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蘇薦反死喪無日無幾居豈反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鄭曰阜猶多也　劉曰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

鄭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孔曰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温暖為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為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也　王曰有頍者弁實維在首則言弁在首而不知用禮以稱之則刺之甚矣　陳曰霰雨雪之兆王踈兄弟甥舅亡之兆也

歐陽曰國將亡必先離其九族　朱曰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候也故卒章言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篤親親之義也　段曰古人勸人燕樂多為此言逝者其亡他

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蘇曰君子以是知死之無日相見之無幾無所復賴而相告曰茍今夕有酒也君子維以相宴而已不知其他矣王曰言今夕則不謀來夕之存否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胡轄反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董曰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舝考其時將為季孫迎宋公女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力兖反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音活雖無好呼報反友式燕且喜

毛曰興也間關設舝也孔曰舝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朱曰間關設舝聲也董曰按説文舝鍵也故謂之關又曰舝車聲也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間關為聲又為驅馳其説本此釋文曰舝車軸頭鐵也李曰昏禮親迎者乘也毛曰孌美貌鄭曰逝往也毛曰括會也鄭曰式用也燕飲也

丘曰昏君之心維婦人是從故思得盛德美色之女往迎之以配幽王也　朱曰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耳　孔曰凡人之燕飲喜樂須賢友共之疾褒姒之甚思賢女之切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曹曰雖無好友尚有賢妃之助不猶愈乎）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呼報反）爾無射（音亦）

毛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鷮雉也　孔曰

說文曰鷸長尾雉陸疏曰鷸微小于翟也走而且鳴曰鷸鷸其尾長肉甚美故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鷸辰時也　孔曰碩大也　丘曰爾碩女也　鄭曰射厭也　丘曰茂盛之林集者維雉興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　朱曰以令德來配君子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朱曰旨嘉皆美也言得賢女以配君子則其喜如此

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及賓客然飲食歌舞有所不能自已也曹曰季女之德音碩女之令德亦人之所願也而不可必得雖無此德以與女苟非寢以之無道尚可以歌舞而樂之蓋深惡寢以之辭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其在斯時乎　王曰樂賢女如此則厭惡寢以甚矣

陟彼高岡析星歷反其柞子洛反薪析其柞薪其葉湑思叙反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鄭曰陟登也　孔曰析伐其柞木以為薪其葉湑湑然茂盛丘曰柞葉最盛　鄭曰鮮善也覯見也　陳曰析薪者

以興昏姻曹曰詩人常以婚娶比析薪欲析薪者必之高岡欲娶妻者必求大國高岡之柞必偉大國之女多賢褒姒者異類之妖孽由聘娶遂以亂國故詩人之託意如此匪善乎我之得見爾賢女則心輸寫而無所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下孟反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毛曰景大也　朱曰景行大道也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孔曰四牡之馬騑騑行而不息六轡緩急調和如琴

琴之相應　歐陽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段曰大行之可行亦猶高山之可仰也其為人所嗟慕如此故我欲具此車馬以聘之

車舝五章章六句

青蠅餘仍反　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曰營營往來貌　歐陽曰營營然往來之飛聲　樊藩也　孔曰孫炎云樊圃之藩　鄭曰豈弟樂易也　孔曰君子謂王者也　鄭曰

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龔遂曰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惡即矢也　劉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于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復變為蠅其穢敗于物無有紀極也

陳曰青蠅穢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　程曰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為黑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　孔曰讒人為害如此樂易君子無得信受之

東萊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行且至于几席盤杅之間

矣盖憂之也　陳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丘曰棘謂植棘為藩也 孔曰棘榛即為藩之物 鄭曰極猶已也李曰四國四方也　前漢注曰樂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 土巾反 讒人罔極構 古豆反 我二人

毛曰榛所以為藩也　鄭曰構合也合猶交亂也

朱曰己與聽者為二人　孔曰謂見讒之人與人君也　李曰當是時小人得志凡賢者無不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息列反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莫衍反淫液音亦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孔曰酒誥注云齊色曰湎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没

然使湎然俱醉顔色齊同也　鄭曰淫液者飲態也
武公入者入為王卿士也　孔曰樂記說樂之遲云
咏嘆之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意也　後漢孔融傳
注韓詩曰賔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歐陽曰
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其前二章陳古
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
賔之初筵左右秩秩直乙反籩豆有楚殽戶交反核戶革反維
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市由反逸逸大侯

既抗(苦浪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鄭曰筵席也初即席也(孔曰司几筵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 丘曰左右謂據筵上左右之人 毛曰秩秩然肅敬也(蘇曰秩秩有序也) 楚列貌殽豆實也(鄭曰豆實葅醢也 孔曰殽是總名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為殽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是在籩之物亦為殽也) 鄭曰核籩實桃梅之屬(孔曰桃梅有核之物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乾穣穣乃是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謂乾者也) 毛曰旅陳也 鄭曰和旨猶調美也孔甚也

偕齊一也　曹曰鍾鼓非特以為燕亦所以為射節也　曹曰樂人宿懸于阼階東其南笙鍾其南鎛建鼓在阼階西西階之西其南鍾其南鎛一建鼓在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此設鍾鼓之法也　樂書曰周官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眂瞭掌凡樂事賓射皆奏其鍾鼓笙師凡饗射共其鍾笙之樂鎛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典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饗食賓射亦如之由此觀之射有五一曰大射二曰燕射三曰饗射四曰賓射五曰鄉射其射雖不同至于循聲而發以鍾鼓為節一也

鄭曰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　孔曰天子宮縣階間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鍾鼓之縣改之矣大射不言改縣者諸侯與臣行禮畧三面而已不

具軒縣東西縣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鍾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

朱曰舉醻舉所奠之醻爵又曰按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酌賓曰醻賓受之奠于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

毛曰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鄭曰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

孔曰鄭以此為大射故云張三侯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是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司裘又曰諸侯則共熊侯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于畿內者是內諸侯屈于天子故二侯也若燕射則天子諸侯皆張一侯而已燕射之禮曰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燕射惟射獸侯故鄉射

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凡畫者丹質賔射燕射之侯其中三分居一畫獸于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凡侯道每弓二十以為射侯之中

抗舉也　孔曰按大射前期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舉醻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于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

東萊曰按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鄭氏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為舉鵠而棲之于侯殊不知舉二尺之鵠安得謂之大侯既抗乎

鄭曰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　朱曰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孔曰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也　鄉射禮司射比三耦于堂西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　鄭曰獻猶奏也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　毛曰的質也孔曰毛于射侯之事正鵠不明惟猗嗟傳云二尺曰正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為侯鄭以周禮上下驗之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則制度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侯中畫為獸形其中射處皆二尺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以的為正鵠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豹熊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

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程曰賈公彥循鄭此說謂還以熊虎等皮為鵠于其上其說恐未然也射之設鵠以為的也若以熊虎等皮為侯又以熊虎等皮為的則侯與鵠兩無別異恐不如此鄭氏又自覺不安又從而為之說曰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為儁其義近之而不敢自主何也鵠之為物飛揚迅駃射之難中故古人言射中者往往及之孟子曰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漢帝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横絶四海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又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其在皮侯則曰張在鵠則曰棲是鵠非方制其皮而真為鵠形審矣　祈求也　朱曰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也　蘇曰先王將祭必大

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鄭曰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歟　王曰先王將祭擇士豫焉其行同能耦無以別也則使射以擇之　曹曰射必有禮樂所以觀德也天子將有郊廟之事與其來朝及畿內諸侯洎王之子弟卿大夫士若諸侯所貢士先行大射禮于以選擇其人必容節比於禮樂而中多者乃得與于祭然射不可以徒行也又先燕以合之射義曰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由諸侯以推天子亦當然耳　樂書曰周衰禮廢尚主皮之射而不知有禮樂天子之制無用其所存者特諸侯及大射儀而已惜哉既安賓然後設縣以避射孔曰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孔曰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于斯亦張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

然後拾發孔曰大射禮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也求勝以爵其不勝曹曰其禮勝者之子弟洗觶酌散奠于豐上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先升堂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卻左手右手加弛弓其上升堂北面坐取豐上之觶卒之而先降王曰射有雅以詔之有鼓以節之有朴以戒之定其位則有物課其功則有算

禮記射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養也戴曰射不中而飲者非以為罰爵也是乃所以養之也發的以求辭爵者非懼罰也謙遜卑下不敢當人之養也此所謂其爭也君子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苦旦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答南反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音求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鄭曰籥管也　毛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也　劉曰籥舞文舞也干舞武舞也言文則武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　曹曰大射禮主人獻工畢乃管新宫三終則有笙矣而無籥舞則籥舞笙鼓者祭時樂耳既射以擇士矣于是乎乃祭也　鄭曰烝進也衎樂也　王曰烈業也　孔曰有功烈之祖　鄭曰洽合也　孔曰百禮事神之衆禮也　蘇曰百禮九州諸侯所獻以助祭者所謂庭實旅百也

言壬大也　丘曰林衆也鄭曰壬任也謂卿大夫也林林諸侯也　朱曰錫神錫之也　鄭曰純大也　朱曰嘏福也鄭曰嘏謂尸與主人以福　鄭曰湛樂也　蘇曰載則也　董曰仇匹也所謂耦也　王曰室人主黨也　蘇曰康安也毛曰酒所以安體也　朱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圭謂坫上之爵　董曰崔靈恩集注以一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　王曰大射禮為將祭擇士故也既祭矣於是乎燕燕則又射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其飲也常以射射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

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則所謂有備樂也烝衎烈祖以洽百禮則所謂有備禮也

朱曰百禮禮之備也言其禮之盛大也既錫爾福及爾子孫皆獲湛樂也　王曰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則於是又射矣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則賓主皆善射矣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入射則又手敵（丘曰手敵對手之耦）

曹曰主人既拜湛樂之賜故於其祭終留族人以燕於是復命樂人改縣於寢俾各奏其所能之技而以異

姓為賓膳夫為主人盖同姓無相賓主之道故賓必取膳夫為耦對之行禮然後宗室之人入而又燕也盖射嘗燕矣故以此為又燕也手取也仇耦也祭則在廟燕則在寢故曰入也初擯者之請射也公使司正命賓及諸卿大夫曰以我安皆對曰諾敢不安及射畢而燕於是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說者曰鄉命以我安臣於其君尚猶踧踖至此始敢安焉盖君欲親同姓乃酌以安之　孔曰酌彼安體養病之

爵以飲不中者也（丘曰以其養老養病故曰安爵也）蘇曰以奏爾

時薦之以時物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毗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毛曰反反重慎也（蘇曰反反循禮也）幡幡失威儀也（蘇曰幡幡輕數也）遷徙也屢數也　王曰僊僊軒舉之狀　毛曰抑抑慎密也（孔曰謂慎禮而容靜）怭怭媟嫚也（董曰字書以怭為儀毛以為媟嫚蓋

溺於儀而不知禮此宜其以媟嫚終也

董曰秩敘也　孔曰此章陳幽王燕賓失禮之事賓初升筵尚温温然和柔而恭敬未醉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重慎至於既醉幡幡然失威儀鄭曰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至于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舍其本坐遷鄉他處劉曰君臣賓主各有定位以象天地日月之各居其所也今則舍其坐而遷其位是君臣可得而亂也賓主可得而易也數數起舞僊僊然劉曰舞之奏各有其時非可以屢也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其未醉尚守威儀已醉威儀乃怭怭然而媟嫚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昏亂無

次 董曰犯貴朝廷犯齒社席所謂不知其秩也

賓既醉止載號 胡毛反 載呶 女交反 亂我籩豆屢舞僛僛 起其反 是曰既醉不知其郵 音尤 側弁之俄 五何反 屢舞傞傞 素多反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毛曰號呶號呼讙呶也 孔曰唱叫也 僛僛舞不能自正也 說文曰醉舞貌 王曰僛僛傾側之貌 鄭曰郵過也側傾也俄傾貌 毛曰傞傞不止也 鄭曰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

蘇曰此章中言其亂而終誨之也王曰言人之始未嘗不治終至於亂歐陽曰刺王之君臣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至於屢舞　孔曰已醉則不自知其過矣　劉曰但見側其弁傾然而頹矣　孔曰數起屢舞傞傞然又不能止　劉曰福謂徹俎歸胙也上下皆醉受福而歸可也　鄭曰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東萊曰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所謂既醉而出也並受其福當取劉執

中鄭康成兩說觀之其義乃足　朱曰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耳今若此則無復有令儀矣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魚據反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毛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　董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慎禮如此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懈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　東萊曰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

王與趙王會飲趙王鼓瑟藺相如請秦王擊瓿顧召趙御史書之曰某年某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瓿此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于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鄉射注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

式發聲也　朱曰謂告也　鄭曰由從也　毛曰羖羊不童也　鄭曰羖羊之性牝牡有角　鄭曰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　孔曰禮有獻酢有旅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酬也酢也　又曰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酬為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王曰凡此飲酒則非特幽王之朝而已　孔曰飲酒初時或有醉

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逼之　鄭曰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　王曰立監史本防人之失禮儀也不醉者正其禮儀則善也醉者失其禮儀則不善也今反以醉者為善恥彼不醉者而强之以酒　孔曰不醉者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之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　朱曰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當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

無之物以恐之也孔曰使汝出童首無角之羖羊言其無然之物欲使之息也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曹曰又戒監史見醉者勿從而謂之令毋至於大怠其非所宜言非所宜行皆縱之而勿以告如此則賓主昏迷至用醉人之言使出無有之物矣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毛詩集解卷二十一